

這十年

蕭乾

DE 32.30

蕭乾

重庆出版社

這十年



1194903

萧 乾 著
这 十 年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6 1/32 印张 18 插页 6 字数 380 千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0716-4/I·139

定价：7.85元



萧乾1983年冬参加新加坡文艺营时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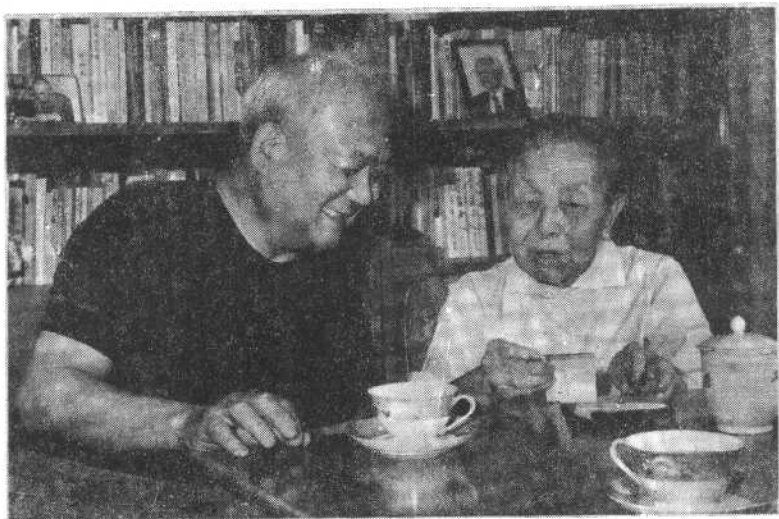
作者小传

萧乾，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著名记者。蒙古族。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在北新书局学徒时开始接触文艺。1926年因参加北京崇实中学的C·Y·组织曾被捕过。1933年开始在《水星》、《国闻周报》及《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小说。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并兼旅行记者。1939年至1942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国记者，1942年至1944年为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46年至1948年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问题社评兼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任英文《人民中国》副总编辑。1953年至1955年任《译文》编委及编辑部副主任。1956年下半年至1958年任《文艺报》副总编辑。1961年6月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现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第五及第六届委员，第七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



萧乾与巴金合影

1985年4月于北京饭店



萧乾与冰心合影

1986年5月

自序

这是选自近十年来所写的文章。

建国以后，除了在一九五六年短暂的几个月里，我一直没能走进文艺工作者的行列。一九五七年以后，笔索性从我手里被夺去了。对每个中国人来说，一九七八年都是应用红笔写出的大日子，对于我，尤其如此。从那以后，又有人向我组稿了。我的名字又能在报刊上与读者见面了。为了纪念这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我把此集定名为《这十年》。

开头，我对“创作”还是戒心忡忡。我只译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后经好友黄沫一再动员，才写了《斯诺与新文艺运动》一文。当时选这个题目是考虑到这位美国朋友曾经上过天安门，因而比较保险。文章在《新文学史料》上刊出后，我的净友巴金立即来信说，那根本不是我的文笔。

等了二十二年才被解放，然而自我解放又谈何容易啊！过去这十年，可以说就是我解放自己的过程。这里选的三十二篇小文，也可以说是我重新学步的脚印。

开头，我主要是写自己。一位只同我共过几个月事（接着我就落了难）的先生在我被赶下去劳动之后，写过一篇《萧乾是什么人》。这篇文章激发我也来自己交代一下。这就是本书的“自述篇”。此外我还写了一本回忆录，先在香港出版，明年才出内地版。

一九八六年夏，当国内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时，我抒发了蕴藏内心多年的一些感慨，遂成“双百篇”。

除了自述，我认为这十年自己主要的一点收获是从一九八〇年以来写的七组小块文章（见“点滴篇”）。有些是在年轻朋友李辉鼓励之下写的。我自己编副刊的那七年中，就曾感到拼凑字数是件头疼的事。大块文章往往不好安排。我把经常萦回脑际的一些片断，分门别类地写出来，企图让它们杂而不乱。这里，有现身说法，有借外喻中，更多的是一些回忆片断。无论写文革还是写干校，我都力图把自己摆在外面，并且将一些偶然记起的往事，勾勒成一幅幅各自独立的小图画。

比起八十年代中青年作家气势磅礴的巨著，这只是一个老朽凑出的小块文章。自己未尝不觉得惭愧，然而老了，笔秃了，蜡烛点到尽头了。倘还能发点萤光，也不枉活到重见阳光的今天。

我常想到新加坡一位女学生的话，她深感那里生活太平淡无味，羡慕中国有以文革为顶峰的种种热热闹闹的运动。乍听此话，我笑她太无知，不了解那些“热闹”曾为中国人民带来

DE 72/30

多大灾难。然而读了些新创作，尤其上山下乡的知青文学，又觉得八十年代的年轻作家确实没有白白度过那些提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岁月，从而使我认真地反思了新时期文学的这一主旋律。

不妨说，这本小书里也包含着一个老年人的一些反思。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

目 次

自 序

I 点滴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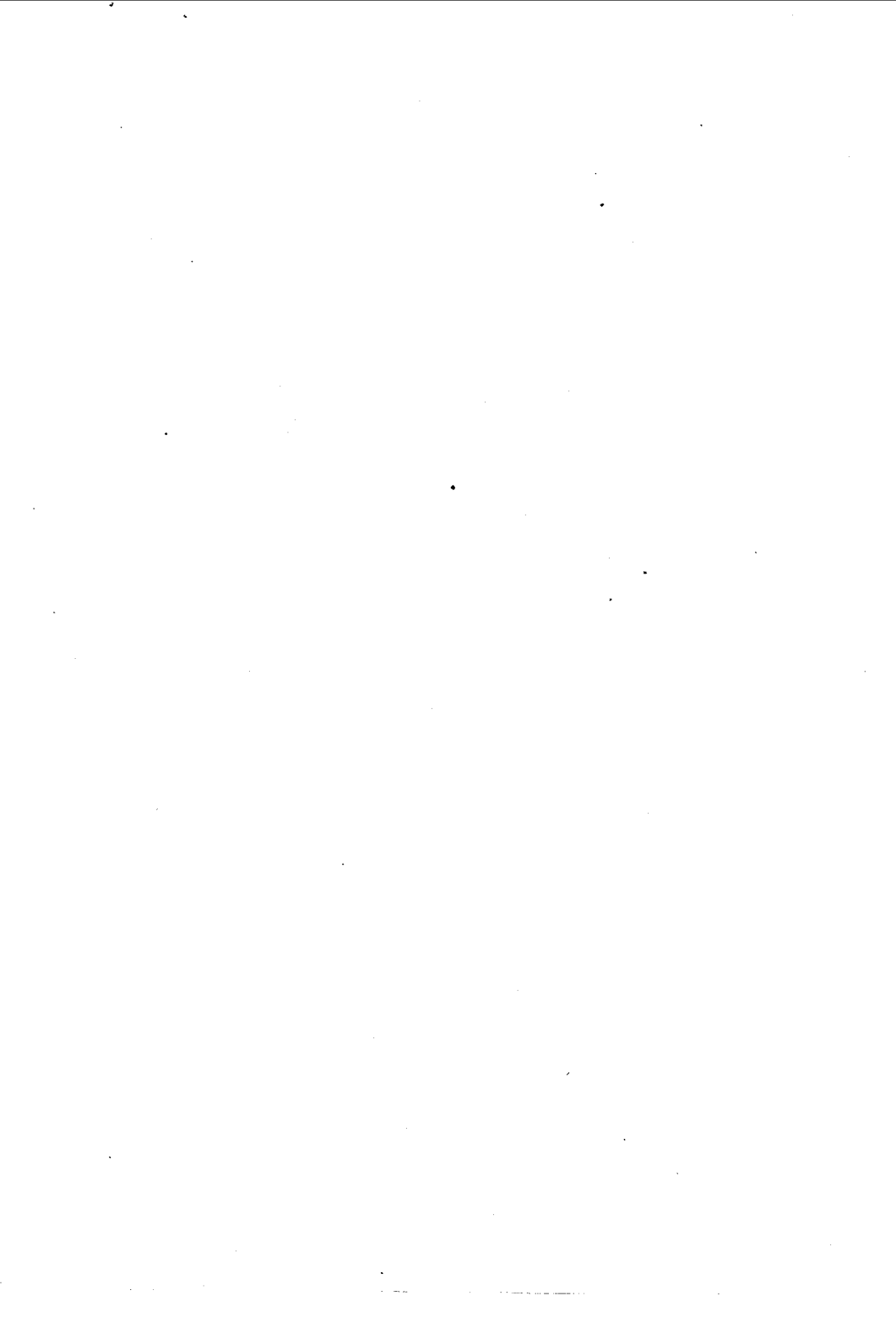
- 1 美国点滴.....3
- 2 终身大事.....23
- 3 欧行冥想录.....39
- 4 欧战杂忆.....53
- 5 “文革”杂忆.....72
- 6 北京城杂记.....84
- 7 千校琐记.....112

II 双百篇

- 8 “我”与“我们”.....127
- 9 关键在于信念.....129
- 10 真话万岁.....135
- 11 能爱才能恨.....138

12	这十年·····	141
13	解冻·····	144
14	标尺单一化·····	147
Ⅲ 印象篇		
15	达豪余生·····	151
16	天鹅绒·····	161
17	负笈剑桥·····	167
18	北欧来鸿·····	181
19	鸡博士许志俭·····	187
Ⅳ 自述篇		
20	一本褪色的相册·····	207
21	未带地图的旅人·····	255
22	往事三瞥·····	303
23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	312
24	鱼饵·论坛·阵地·····	325
25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353
26	在歌声中回忆·····	372
27	鼓声·····	393
28	在洋山洋水面前·····	397
29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乾》自序 ·····	408
30	改正之后·····	415
31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	439
32	搬家史·····	460
	文学的真诚·····	卢季野

I 点滴篇



1 美国点滴

差 距

在美国，即便是中等城市，给自己的汽车找个合法栖所也不是容易事。好几次，汽车明明已经开到要去的剧院或旅馆门前，只是由于车场没有空位，朋友只好眼睁睁地开过去，然后焦灼地围着这地方转，直到为汽车寻着一席之地，才好下车。

可是那天开进德梅因市中心时，情景大不一般，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长一块空地，却一辆汽车也没有。

朋友像中了头彩那么高兴。他灭了火，正要打开车门，交警过来了。他挥了挥手，蹙着眉头说：“这儿停不得呀！”朋友问：“为什么？”交警指了指空场尽头一座二十来层的灰色建筑物说，再过两个小时它就不存在了——那时是十一点半。

我们只好另外找地方停了车，才去赴宴。

多巧，宴会厅正对着那座灰楼。

一点钟左右，我们吃完甜食，只见空场两边人行道上已经聚拢了一簇簇路人，都驻足望着那幢即将消失的建筑物。一时，空地俨然成了刑场，高楼宛如一名待上绞架的犯人。骑了

摩托卡的交警开始沿着白色安全线巡逻起来，特别约束着好奇的娃娃们。

灰楼两边的市嚷还在若无其事地照常营业着。

我边呷着咖啡，边盯着腕上的表针。同来赴宴的宾客们议论开了。有的追溯那座楼的历史，有的讲起“定向内爆”的科学原理，何以一块砖头也飞不出圈去。这时，灰楼里边自然早已空无一物了，全座楼的窗玻璃却都整整齐齐。围观的人们在那里指东划西。我们个个则在庆幸着：多巧，宴会厅座落在这奇景的正前方，相当于电影院中央的前七八排。

一点一滴，摩托卡巡逻得更加紧了。灰楼前面一片沉寂。电子表的秒针在人们手腕上有节奏地跳跃着：1：20……1：25……1：29。当分针指到1：30时，只见——因为并没有我所预料的一声震天巨响，只有一声深沉的震响——那座灰楼的每块砖好像同时都裂了缝，驯顺地、有条不紊地在我们面前酥了，散了，瘫了下来。紧跟着—股蘑菇云就遮天蔽日地朝半空滚滚升起，活像银幕上的世界末日。十来分钟后，尘埃落尽，躺在那里只剩高高一堆废墟。

据说那废墟不要几天就会消失，因为从拆旧楼到建成新楼，期限都是严格规定的，迟误要按日罚款。

八月底过广州时，住所旁边正在拆一座三层楼房。一月上旬回来时，已经拆到基础部分了。一位叼了烟斗的老师傅带领五、六个小伙子在拆，工具是两把十字镐。

抡十字镐确实是把力气活儿。地基是砖石同混凝土的结合体，顽强极了。看那穿蓝色运动衣的小伙子双手把镐举到半空，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朝下猛砸。一镐下去凿不多深，迸起

的渣屑兴许还会擦破同伴的眼皮呢……

联想到在美国机场、公寓、街上所见过、使用过的一些用电子或激光控制的自动化设备，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枣 核

动身之前，旧时一位同窗写来封航信，再三托付我为他带几颗“生枣核”。东西倒不占分量，可是用途却很蹊跷。

从费城出发前，我们就通了电话。一下车，他已经在站上了。掐指一算，分手快有半个世纪了，现在都已是风烛残年。

拥抱之后，他就殷切地问我：“带来了吗？”我赶快从手提包里掏出那颗枣核。他托在掌心，像比珍珠玛瑙还贵重。

他当年那股调皮劲显然还没改。当我问起枣核的用途时，他一面往衣兜里揣，一面故弄玄虚地说：“等会儿你就明白啦。”

那真是座美丽的山城，汽车开去，一路坡上坡下满是一片嫣红。倘若在中国，这里一定会有枫城之称。过了几个山坳，他朝枫树丛中一座三层小楼指了指说：“喏，到了。”汽车拐进草坪，离车库还有三四米，车门就像认识主人似的自动掀启。

朋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买这座大房子时，孩子们还上着学，如今都成家立业了。学生物化学的老伴儿在一家研究所里搞营养试验。

把我安顿在二楼临湖的一个房间后，他就领我去踏访他的后花园。地方不大，布置得却精致匀称。我们在靠篱笆的一张